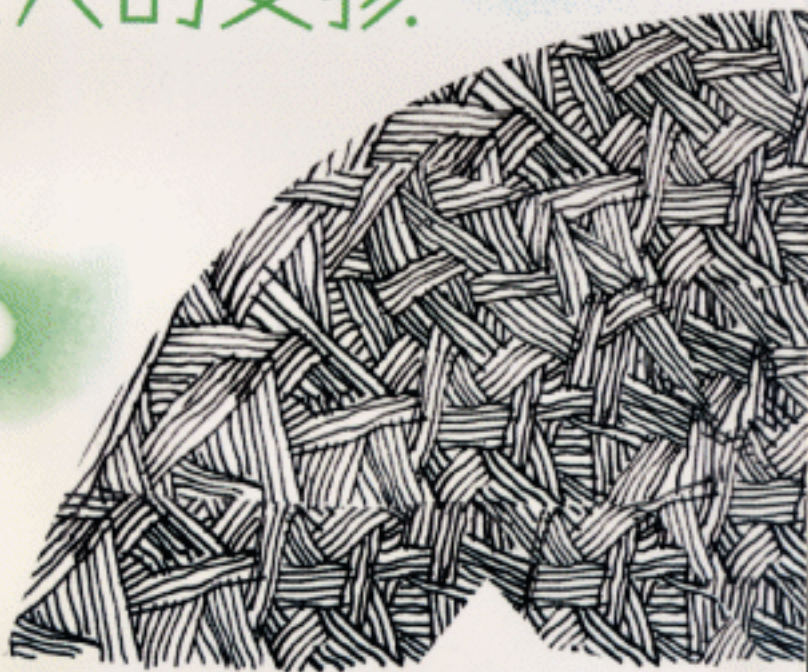


青春二重奏 ● 长篇成长小说系列 玉清著

长不大的男孩 长大的女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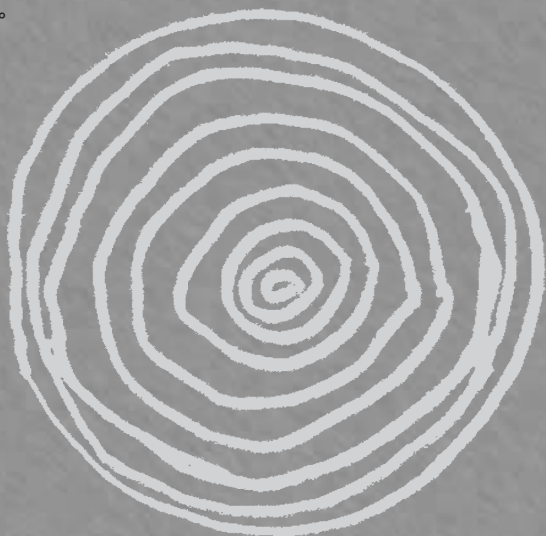
ZHANGBUDADENANHAJ

● 内容提要

这本书里讲的是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在特殊的环境下所经历的一段成长岁月,展示了两个少年男女至真至纯的心灵世界。

一场罕见的大地震打破了人们生活的平静,小说主人公所在的家乡正处于大地震的边缘地带,他们因此有了这段患难与共的日子。

许莹是小清一向在内心里偷偷仰慕而又无缘接近的漂亮女孩,地震之后,许莹与母亲因无处栖身而住到了小清家,从这天起他们一起吃饭一起生活一起经历着恐惧与不安。在风雨飘摇的夜晚,小清与许莹带着小妹睡在窝棚里挨过雨夜;夏季里他们共同承受着洪水将至的压力,探讨着在洪水中逃生的办法;冬季里,他们睡在没有炉火的屋子里,他们制造出与真的手枪威力相仿的火器共同防御盗贼的威胁。而他们在经历灾难的同时也经历着他们心灵中特殊的温馨与美丽。



长不大的男孩





很多年过去了，我总还记得我跟许莹互相弹麻筋的情景。那是一个冬天的早晨，那天是一个好天气，因此我们的屋子里显得很是温暖，我俩刚刚穿上了衣服，没有下地，我们赖在炕上坐在还没有叠起的被子上面玩。那天她的心情极好，因此才肯跟我同时起床，才肯在起床后没有跑开而跟我一起玩。我已经忘记了我们是怎样提起弹麻筋的由头的，反正是我们俩都十分有兴趣地来玩这个互相弹对方麻筋的游戏。你知道，在人的小臂和大臂的折弯处是有一根麻筋的，要是用手指轻轻一弹它，它就会让你的手臂在瞬间一阵酥软，这是一种有点麻木而又有点快意的感觉——当然如果弹得力道重了也会让人挺难受。



那天我和许莹就是这样互相弹着对方的麻筋，她弹一弹我，我再弹一弹她。

我俩都把一只左手臂的衣服袖子褪下来，裸露出的手臂在衣服里面藏着，轮到对方弹自己的时候就伸给对方。我说过，那天我们的屋子里面很温暖。

许莹把她光润雪白的手臂伸过来，这只手臂比我在夏天见到它时更显白净滋润，细腻柔和得令人心动，





开,回头一看,黑暗中妈妈正抱着小妹过来,我喊了声,“妈,快走!”便率先冲到了外间屋。

我们北方,正房的外间屋兼做灶屋,垒着东西两个锅台,大约占据着外间屋近三分之二的宽度,两个锅台间的通道仅占外屋宽度的三分之一,比外屋的门稍宽些。



我一步冲到外屋,头脑不乱,清晰地意识到锅台的存在,顾不及绕过锅台,我动作毫不停顿,一纵身便从锅台的一角跳了过去,又两步奔到外屋门前,用手上下一划拉便摸着了门栓,猛地抽开门栓,又猛地拉开门,这时妈妈抱着小妹也到了我的身后。

我一步冲到院里,妈妈紧跟着也冲了出来,我们迅速跑到院子中央的安全地带,这才感到大地在强烈地抖动颠簸。我们站立不稳,便赶紧蹲下身去。

听得全村上下许多人在惊慌地喊叫,乱乱的声音里有人在喊:“地震啦——快出来呀——”

震动又持续了几分钟,大地便平静下来。

院子里很黑,我拉着妈妈的臂弯,妈妈抱着小妹。后来我们才知道这时候是凌晨三点。

我们母子俩都闭住嘴不出声,我看不清妈妈的脸,这时候我们刚顾得上害怕。





全村的嘈杂声小了一点。

我想说话,就小声问妈妈:“妈,这就是地震?”

妈妈说:“这就是地震。”

我又问:“咱咋办呀?”

妈妈说:“别害怕,等天亮就好了。”

我就和妈妈在院子中央站着。我家的院子挺大挺空,我估量了一下,在院子中央是很安全的。但我们仍不敢乱动。

我家的房子在夜色里黑乎乎的,我觉得它像点什么,又想不出像什么,这平时的“家”此时却很可怕。我家的房子并没有倒塌,但此时我仍然很怕它,仿佛来自它身上的威胁仍然罩在我们身上。



小妹仍在熟睡。她从妈妈抱起她跑出来,自始至终没有醒。小妹身上裹着一条旧毯子,妈妈在匆忙中抱起她时没忘了随手拽上毯子。事后想起来连我自己都觉得惊奇,大难临头时妈妈和我竟然都做得那么从容,一点也没惊慌失措。



在当时,真有大男人扔下孩子只管自己跑出去的事呢。

这一天是 1976年 7月 28日。几天之后我们才知道,我们遇上了我国地震史上最为罕见的大地震,震中



在唐山，震级 ~~九级~~ 八级，损失之大，举世震惊！后来这次地震就被称为“唐山大地震”。

我的家乡距离唐山三百华里，处于这次地震的边缘地带，震级大约为 ~~七级~~ 六级，所以地震给我们这里造成的损失比震中地区要小很多很多。

长大以后上了师范，一个女同学就对我讲过，地震时她的父亲、哥哥、姐姐都跑出去了，弟弟也由母亲抱着跑了出来。等到天亮时父母才从惊魂未定中想起她来，而这时她还在屋里的炕上睡得正香呢，并且正为今天早晨没有人来催她起床而在梦里高兴！

幸亏她睡的屋子没有塌，而那间屋的隔壁却是整个坍塌了。

在外面站了好久，大地也不再动，我们的胆子大了一些，妈妈抱着小妹敢在几步之内走动了。我也不再缩在妈妈身边不敢动，我来回走了几步，见小妹还在睡，就伸手去偷偷地捏了捏她的小脚丫。

小妹被我捏醒了，哇哇哭。妈妈一边赶紧哄小妹一边小声骂我不懂事，这种时候还来逗妹妹，扬起手要打我一下，手到半空又没有打。

过了一会儿，妈妈见我冷得缩着脖子，就要进屋去





给我拿衣服，让我抱着小妹。我说什么也不让妈妈去，我说我不冷我不冷，又跳开两步不肯接过小妹。

夜色稍稍明了些，忽然我家门外有人喊我的名字：“小清，小清。”声音不大，妈妈听出来是前院的林老师。

林老师不是本村人，她是我们村中学的教师，刚调来不久，租住在前院我的一个本家六叔家。

林老师小声向妈妈问了平安，又问能不能打开门让她和女儿进到院里来。妈妈赶忙答应着，把妹妹交到我手上就去开门。我家的院门有一个土门楼，妈妈开了门，说：“快过来！”

林老师快步跑了进来，身后紧紧拉着她的女儿许莹。

林老师和许莹都只穿着条小裤衩。林老师不像农村妇女有穿肚兜的习惯，昨晚天气出奇地热又穿不住背心，因此她和许莹身上除了裤衩什么也没有穿。她们的身体非常白净，在夜色里仍很惹眼。她们的到来使我家空落的院子里有了一种特殊的氛围，让我们不再感到孤单无助了。

至今我仍清楚地记得她们在清凉的夜色里向我们走过来的情景，白晃晃的，林老师高挑的身体让作为小





男孩的我有一种特殊的感受，而许莹躲在她妈妈的身后。

林老师小声对妈妈说，前院男人多，天要亮了，只好到这院里来躲一躲。前院连正房带倒房厢房一共住着五家人，男人女人一大堆，林老师这样什么也没有穿，真是没法在前院躲下去的。



妈妈说这样正好，也跟我们娘仨一块壮壮胆。

林老师又小声说，前院的房子摇摇欲坠的很危险，大家穿的衣服都不多，但没人敢进屋去拿。

听了林老师的话，我猛然醒觉我自己也还是光着屁股呢，满脸腾地一热，折身就跑，跑出几步，躲到了我家大榆树的后面。

那时候因为穷，讲究不起来，农村小孩睡觉向来光屁股，夏季天热更是光得痛快，我从跑出屋来自始至终是精光溜丢呢。

林老师赶紧追到树后来牵我，说这里不安全，一个小孩子家光个屁股怕什么？我不动，坠着打嘟噜，林老师拽不动我，我俩执拗着。林老师的身上有一股挺浓的大人身体的气息，混合着甜丝丝的爽身粉的味道。

正执拗着，忽地脚下的大地又像虫子似的蠕动了几下，林老师吓坏了，因为这地方离我家院墙只三四步





远,不安全。她一下把我拽进怀里,双臂一拢抱离地面,三步并作两步往院中央跑。

林老师把我放到妈妈跟前,喘着气。余震已停,林老师说:“可别乱跑了,这多危险!”

我害臊得缩着身子。过了好一会儿,我偷偷看许莹,许莹躲在她妈妈身后别着脸不往我这边看。

天开始麻麻亮,人身上已经能看得清了。我忍不住想看林老师,小小的心眼儿里觉得她白净得特别好看。

妈妈向四外看了看,我家的院墙不高,高个子的人在墙外一踮脚尖就可以看到院子里。妈妈说:“这可不行,得进屋拿衣服,这天眨眼就亮了!”

林老师不让妈妈去,说这太危险。妈妈坚持说没大事,快点进去快点出来。妈妈说着就把小妹塞到林老师怀里,快步进屋去了。

妈妈先是在门前想好了放衣服的位置,然后猛吸一口气,飞快地进了屋里。林老师、我和许莹都紧盯着门口,大气不敢出。

妈妈迅速抱着衣服出来了。妈妈的脸也紧张得变了颜色。

妈妈只拿出了两套大人的衣服,给林老师穿一身,



长不大的男孩





妈妈自己穿一身。我家很穷，妈妈的衣服都很旧，上面还有补丁。妈妈有点不好意思地说：“凑合着穿吧。”

林老师说：“这可太好了，解决了大问题！”林老师的语气里十分感激妈妈。

林老师穿衣服时我最后一次看见她的高挑白净的身体和雪白漂亮的乳房，以后就再也没有看到过。

可是我和许莹却还是没有衣服穿。我俩都躲在各自妈妈的身后。我不敢看她，从她一进我家的院子里我就一直不敢正眼看她。但我心里非常愿意她来我家，从她一走进来，我对地震的恐惧都减小了一半。

许莹是林老师唯一的女儿，比我大一岁，个头比我稍高一点。

几个月之前，人们都知道前院老六叔家要搬来一家老师租房住。她们搬来那天正好是星期天，一辆拖拉机拉着一车的东西，车上下来一家三口，男的女的都戴眼镜，女的脸很白很细，围观的婶子大妈们小声说这女老师长得真漂亮。

漂亮女老师的身后跟着一个同样漂亮的小女孩，梳着漂亮的马尾辫，穿着一件红条绒的上衣，干净得一尘不染。我觉得她的脸雪白得谁也比不上，我莫名其妙地暗暗欢心。





这就是林老师和她的女儿许莹。那个戴眼镜的男的是许莹的爸爸。她爸爸并不常住在这儿，他在几十里之外的一个小学当校长。

那时候农村十分贫困，凡挣国家工资的人都让农民羡慕得很，而又挣工资又有文化的老师则更是让人羡慕和尊重，这种心理从大人传染到孩子身上，我们小孩对老师的孩子许莹当然就有了一种艳羡的心情了，何况她又长得那么好看！我那时放学走在路上，能看见她一眼，我都在心底里感到高兴。

可我从来没有跟她接近过。她比我高一个年级，放学之后她又是跟左邻右舍的女孩子一起玩，玩得热热闹闹，男孩子只有远远看一眼的份，不能看得太久，便装作心不在焉的样子走开，否则要遭白眼儿。我从不敢明明白白地过去搭话，怕讨个没趣。

因此我和许莹在地震这一天之前从来没有说过一句话。

天一放亮，我心里对地震的恐惧就减少了许多，而且竟有了那样一点挺快意的感受，想着要不是地震，许莹怎么会到我家里来呢？

天已经亮得清清楚楚了。

妈妈和林老师心神不定，就在院子里走动。她俩一





动就把躲在她们身后的许莹和我暴露出来了。许莹绯红着脸，冲我屈着鼻子把脸背过去。我也慌忙低了头，不知该往哪里躲。我俩只好再追着各自的妈妈往她们身后藏。

我到这时才看清了许莹，她的身上雪白得比林老师更好看，她身上的皮肤在细腻中有一种说不出的十分好看的质感。她的头发披散着，把整个肩膀都掩住了，脸上一羞就更显得楚楚动人。

天大亮了，街上有人在走动。这时大地已经平静下来，余震不再来了。

妈妈开了院门出去看了看，回来说左邻右舍的房子都有轻重不同的坍塌毁坏，只我家的房子看上去没什么事。妈妈不明白为什么我家的房子最破旧却没事儿，妈妈就往老天爷保佑上去想。

还是林老师有知识，说我家的房子墙壁全是土坯垒的，这样的房子比砖墙的房子更抗震，因为土坯墙厚，墙体也不像砖墙那样容易散。事实上正是如此，后来我们知道，在这次地震中我们全村所有的砖墙房子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毁坏，而一些土坯房则大多安然无恙。我家的这三间土坯房在震后一直住到了1984年，因为要翻盖新房才扒掉，中间一次也没修过。





林老师回了一次前院。

林老师一走，许莹可是没地方躲了，她红着脸，头很深地低着，让头发垂下去把她的脸埋起来。

林老师回来时拿来了许莹的衣服，一件裙子，一件半袖衫。林老师说这是六叔冒险进屋去给拿出来的。

许莹忙不迭地穿上衣服，抬起脸，甩甩头发，仍然不往我这边看。

妈妈这才想起我，把小妹交给林老师，又进了一趟屋，拿出了我和小妹的衣服。

我穿上了衣服，顿觉理直气壮起来，腰也挺直了。这时我的胆子就大了点，从妈妈身后探头来偷偷地看许莹。



许莹的脸色已恢复了正常，我觉得反倒不如她羞得要命时那么楚楚动人了。

我已经一点也不再害怕了。不管大人们此时心中有多么恐惧忧愁，我是不在乎了，而且竟还觉得这闹地震挺新奇的，有一种与往常不同的体验。同时我的心里非常非常愿意许莹和林老师就这么待在我家的院子里。



小妹终于睡醒了，睁大眼睛不知道这是发生了什么事。



我大声说：“你就知道睡呀睡，地震了呢！”

小妹不知道什么是地震，从妈妈怀里溜下地，妈妈给她穿上衣服。小妹看见许莹就要跟她玩，许莹这时已恢复了平时那种既文静又大气的模样，很懂事地来哄小妹玩。

我急着想跑到街上去看看，妈妈不让我去，因为从我家到街上要通过一段窄胡同，有危险。

到这时许莹终于和我说了一句话：“你跑出去干什么？让大人着急，咱们大家在一起胆子就大，不害怕，你随便跑又不安全。”

这是许莹第一次跟我讲话，她的声音那么好听，不轻不重的语气，嗓音里有一种特殊圆润甜美的味道。一百个女孩子里大约能有一个女孩有这样好听的嗓音，这是一种天赋的美丽嗓音，有这样嗓音的女孩肯定长得非常漂亮。

平时，许莹跟女孩子们玩时，我就在一旁听到过她说话的声音，我早就觉得她的声音特殊的甜润好听，带着一种能给人愉悦的魅力。今天，这么近地听来，她的声音更是好听得让我没法形容，并且显然是带着与我们患难与共的味道，这更是让我的心里有一种类似于幸福的感觉。

